

「騎劫」選舉的港大民調

□李明俊



鍾庭耀的擴大民意調查，有明顯的政治目的，配合反對派激進政黨所發動的反對國民教育攻勢，綁架立法會選舉，蓄意操縱立法會選舉。港大民調的特點是主觀隨意性很大，不客觀，不科學，不準確，其目的是影響選民的抉擇，影響配票的方向。

樣本數量少 失科學依據

由鍾庭耀所主持的港大研究機構的立法會直選民意調查根本就不科學。8月下旬的調查，樣本數量太少，每次調查的樣本數量只有兩百多個到四百多個，完全不符合民意調查的科學性要求。調查還採取發問的方式，這種方式很有問題，鍾庭耀對於政黨進行偏幫的立場早已經街知巷聞，所以，傾向於反對派的選民基本上非常願意回答他的問卷，親近建制的選民則基本上不願回答。所以，這一類所謂民意調查，並不符合嚴謹的科學的調查方法，有極大的誤差，最大的誤差將會達到50%。根據調查所得，港大的民意調查出現了很奇怪的現象，公

民黨、人民力量和社會民主連線的名單的支持度明顯被高估，而民建聯和工聯會的名單，則出現了被誇大和被刻意縮小的兩個極端情況，強者被誇大得更強，稍遜的被故意縮小到了不能入圍的地步。

超級議席的選舉，反對派力謀取三席，但是在最弱勢的是馮檢基，8月17日公布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立法會選舉滾動民調：陳婉嫻17%，何俊仁12%，涂謹申10%，馮檢基8%，劉江華8%，李慧琼7%，白韻禎3%。

經過了反對國民教育偏激的鬥爭訊息的催發，香港大學民意調查的反對派三名候選人的支持率在9月份大幅度上升，引導選民投票。涂謹申事後讚揚民意調查的功能，他說：「早在港大9月6日的滾動民調已顯示，民主派3人的支持率由上個月的42%跳升至52%，而三子均以平均10%穩陣當選，此舉猶如是『上帝之手』，我哋三個只要搏命谷票，多啲人出嚟投票，可以沖淡建制嘅鐵票，如果能夠將52%多4個百分點，咁就可以3個人入哋，力壓建制派。」「上帝之手」這句說話，可圈可點。

在分區直選方面，香港大學8月份的民意調查說，公民黨的梁家傑在九龍東得到10%的支持率，人民力量的黃洋達得到8%的支持率，高過工聯會

的黃國健。事後，黃洋達落選了，黃國健得票40824，比黃洋達多出4215票，多出了12.7%。

在港島選區，公民黨的陳家洛支持率最高，排在第一位，支持率為9%，若果支持率升高一些，這個名單排在第二名的陳淑莊，也可以進入立法會。人民力量的劉嘉鴻獲得5%的支持率，非常穩定地可以進入立法會，工聯會的王國興4%，反而落在後面，不能入圍。結果證明王國興當選了。8月17日葛珮帆的支持率僅得3%，鍾樹根的支持率僅得5%落後於何秀蘭，事實證明，葛珮帆得票46139，排在新界東的第二最高得票位置上。鍾樹根得票33961，比較何秀蘭多了2438票。

在新界西，譚耀宗被民意調查吹捧排在第一位，支持率為10%，民建聯另一個候選人名單的麥美娟、梁志祥、陳恒鎔的支持率都是3%，即排列在落選之列。公民黨的郭家麒有8%的支持率，排在第二。事實上，麥、梁、陳都以33000票數以上當選，李永達只獲得32792票。

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已暴露了兩個目標：一是通過民意調查，引導平時很少關心新聞和政治的選民，把票投給沒有地區工作實績的激進派，企圖改變香港政治生態。二是存心進行干預配票的選舉工程，把民建聯或工聯會處明顯優勢的候選人

結果不準確 成坊間笑柄

至於選舉結束後公布的的票站調查結果，更加不準確了，成為了各個政黨議論的笑柄，說「一大批的候選人都是機會均等，根本就說明了什麼問題，這種票站調查根本就沒有作用」。有些評論家更加說「港大的民意調查連續十多年都不準確，有沒有存在的必要？」在新界東選區，被列入機會均等的有：「方國珊、田北俊、湯家驊、龐愛蘭、葉偉明、黃成智、范國威」，其實是湯家驊32753、田北俊31016大比數勝出。

在新界西選區「譚耀宗、李卓人、田北辰、李永達、陳偉業、梁耀忠、麥美娟、陳恒鎔、梁志祥、陳樹英、余若薇」都被說成「機會均等」，票站調查都非常離譜，譚耀宗43496高票當選，田北辰37808，李卓人40907，陳偉業44355，麥美娟、陳恒鎔、梁志祥等三人得票都超過了33000票，勝算相當明顯，沒有得到反映出來。這充分暴露了港大民意調查，數據不足，只能夠胡說八道，用蠱惑的字眼騙人。港大民意調查不準確和靠估，成為了民意調查的最壞例子。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李卓人為何不抗議野田?

□楊風雲

當李卓人等遠赴聯合國之時，也正是挑起中日衝突的日本首相野田赴聯合國的同時，李卓人等是否應當趁此「難得」機會，向日本表達「香港團體」的嚴重抗議？是否應當趁與聯合國特別報告員會面之時，表達中國公民抗議日本侵佔釣魚島的嚴正立場？如果沒這麼做，說明了什麼問題？



，由一個極端推向了另一個極端。

香港從來都奉行自由主義，因此，有人以「不愛國」為榮時，不僅不會受到攻擊，有時更會像一個挑戰極權的英雄。相反，當有人希望認識國家時，又會被冠以「洗腦」之名，甚至被嘲笑，這種畸形思想已近乎氾濫成災。當反國教「先鋒」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攻擊中國政府、攻擊中國當前現狀時，更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批評。

眼下正是保釣運動如火如荼之時，但在香港，除了少數團體以外，鮮見由青少年組成的抗議日本奪釣的遊行與示威。這種情況與當年香港學生「認中關社」的激情相比，幾可用差天共地來形容。當然，人們可以用「理性」與「激進」來區分兩地的保釣運動，但即使是那些所謂的「泛民」精英、立法會議員們，亦只以一種近乎「交差」的形式作作反應，就不得不令人感到意外了。其保衛國土、怒爭國權的國家公民意識與「反對一黨專政」激情相比，竟有如此大的落差。

外訪真正動機令人生疑

據報道，身兼支聯會與工黨主席的李卓人，前日率領一個「香港團體」代表團，遠赴日內瓦的聯合國分部，就李旺陽一案提出「抗議」，並「要求國際社會向中國政府施壓」。看到這起新聞，不同讀者必然會有不同感受。支持者會認為，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是要「尋找真相」；不滿者認為，這是「將問題國際化」，做法極其錯誤。當我們陷入李旺陽一案中時，很難會反對這種「伸張正義」的口號，但如果倒退幾步，以更加宏大的角度去看所發生的事時，便可以有一個相對客觀的觀察。實際上，無論反對派支持者是否願意承認，李卓人到聯合國「請願」之舉，背後並非沒有自私的政治意圖。

很自然的質疑是，立法會選舉結束之後，還有不到三周，新一屆立法會即將開始運作。按正常思維，這應當是議員戰鬥半年後的「休整期」，何以李卓人等會如此「空閒」，並能如此迅速採取行動？誰也知道，一次如此大規模的「外訪」行動，若非數周的籌備根本不可能成行，更何況當中涉及費用數以十萬元計。平日常將「經費不足」掛在嘴邊的反對派，在經過立選戰後，仍能如此「大方」，背後難道沒有更加隱蔽的目的？

何以冷對保釣熱衷內鬥

李卓人掌握下的支聯會，按他們的說法理應是一個「愛國」組織，去聯合國呼籲關注中國人權，必定是「愛國」行動。同樣的，作為一個中國公民，捍衛國土、抵禦外侮是否也應該是「愛國」行動？既然如此，當他們遠赴聯合國之時，也正是挑起中日衝突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赴聯合國的時機，李卓人等是否應當趁此難得機會，向日本表達「香港團體」的嚴重抗議？是否應當趁與聯合國特別報告員會面之時，表達中國公民抗議日本侵佔釣魚島的嚴正立場？如果李卓人沒有這麼做，說明了什麼問題？難道又要以「經費不足」、「關注不同」、「地點不同」為由推推？

愛國不能強迫。在香港社會，沒有人能強迫誰去愛國，但卻不會有人在強迫人不要去愛國，這是多麼諷刺的事實。香港的反對派人士，至今也沒有一人敢公開以中國公民的身份自認「熱愛自己的國家」，卻又不停地在以「關注內地」為名干涉內地事務。舞台的後幕揭開，背後的真相往往十分殘酷。香港需要的是呼籲獨立思維、高尚情操，而不是這種政治利益至上的「被操控政客」式思維。

作者為時事評論員



憤起反制

保龍



警惕「港獨」意識在立會冒升

張一村

本次立法會選舉建制派雖然贏人贏陣，但激進勢力進一步抬頭。有別於上一屆激進派以階級定位來拉闊政治光譜，今屆多個政團以本土主義、拒絕與內地融合作號召，並取得成功。牽涉港珠澳大橋官司、阻撓兩地經濟融合的公民黨總得票率不降反升，從13.7%升至14.1%；而組織反簡體字示威的范國威、以守護香港作口號的陳志全亦首次當選。

突出「港獨」意識的政客的支持度是跨階層的。以學者、專業人士掛帥的公民黨雖然放棄基層地區工作，但比起上屆標榜的「藍血」形象只能吸引中產選民，今屆得票卻極其平均。總括全港各票站的得票統計，公民黨在公屋區支持度不遜於私人屋苑，反映其雖在區選大敗，但僅靠「港獨」意識作議題亦能走入社區（反觀民主黨的得票率很受當區有否區議員樁腳助其宣傳影響）。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在選舉資源與知名度上均遜於其前屬的民主黨，選前民調一直落後，唯其得到「港獨」支持者眾的高登討論區網民支持，於選前作洗版式宣傳及為其配票，最後竟與民主黨在新界東同取一席，他當選後亦向高登網民謝票。

借「本土意識」之名繁衍

「港獨」意識的冒起亦代表了反對派內部的此消彼長。一向信奉大中國主義「民主北進」的民主黨在地區直選大敗，支聯會常委蔡耀昌、陶君行落選。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得票從2008年的42,366跌至今屆的40,967，並無受惠於工黨新成立的勢頭。出選超級區議會的何俊仁得票不如非支聯會常委的涂謹申和馮檢基。而且，眾多兼任支聯會常委的候選人得票是極有階層性或與地區工作的投入程度掛鈎，換言之，「六四」政治資產在反對派選民心中經已貶值。另外，帶著「保釣」光環歸來的曾健成得票不足一萬，被沒收保證金，更可見反政府意識與國家情懷難以融合。

風起於青萍之末，選戰形勢是社會意識的量化反映。自2000年起，戰後嬰兒潮出生港人的第二代紛紛進入大專學院或投身社會。由於這一代人的父母已是土生土長，甚少到過內地；加上殖民地着重理、工、商科的實用主義教育，導致新一代文史知識薄弱，國族意識消滅，對內地毫無感情，於是醞釀出「港獨」市場。中國加入世貿後，成為全球化下的受益者，經濟放量提升，人民生活改善，香港人日益懼怕被上海、深圳超越，經濟上的自豪感頓失，於是透過在情感上增加本土想像、以封閉的本土文化來回應內地的開放，借著突顯香港與內地的種種差異，重新發掘出作為香港人所特有的優越感。受到各種條件所限，在香港宣傳「港獨」雖無異於觸碰政治禁忌，但「港獨」分子卻從社會文化方面大力滲透此一思想，借助學術自由，「港獨」意識得以利用「本土意識」之名在文化學術界發展，並通過大學資金不斷繁衍。「港獨」意識結合了西方文化學術理論，建立了所謂「香港主體性」，以高端文化包裝，對年輕一代意見吸引，亦為具「港獨」傾向的政黨帶來大量網上宣傳和示威衝擊的人力資源。

建制派需奪回「道德高地」

回歸以來，建制政團以實事求是作為宣傳主線，於思想意識的抽象領域躬耕不深，卻憑藉地區工作的巨大投入贏得各個社區網絡作為分拆名單的配票基礎，充分利用比例代表制的優勢。新一代建制派候選人多是區議員出身，對於社區事務的付出鉅細無遺，唯其亦因此疏於政治思辯，不利於塑造政治抱負，更難以吸引年輕中產和學生。受此限制，建制政團對政治論述抱著「少做少錯」的心態，將意識形態的「道德高地」拱手讓予反對派，未有積極對年輕人進行國民教育，竟致「港獨」意識抬頭。政府因此推行國教科，但因政府角色尷尬，導致矛盾更趨加劇，形成是次立選選舉後兩陣對壘的局面。

本屆立法會建制派大勝，也代表眾多選民對「反國教絕食」和激進派冒起極其反感，未來建制派更應兼顧愛國愛港的高端品牌塑造，積極作出政治論述，以愛國的道德力量應對「港獨」意識的個人主義短淺思想，抓緊新增選民的情感要素，超越階級對立，方算畢其功於一役。

作者為青年區動研主任

告別擱置爭議 維護國家主權

□紀碩鳴



日本政府國有化釣魚島，將中國政府和百姓維護釣魚島主權的決心推向新的巔峰，「抗日」的激烈程度達到二戰以來的最高潮。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為爭取和平發展的環境，對有爭議的釣魚島，寧願採以主權在我，但爭取「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這麼多年來，中國人的善意卻讓日本以為好欺，肆意踐踏中國的釣魚島主權，逼使中國政府及人民忍無可忍。中國數十個城市爆發示威抗議，群情激昂；中國政府也劃定釣魚島附近海域的海基線，並大規模派出海監、漁政船到釣魚島海域執行公務，反制措施前所未有。中國正告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要突出強調主權在我。

中國開始反制日進逼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正式簽訂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赴日本參加締約換文儀式。當時有日本記者提出了釣魚島及附屬島嶼的歸屬問題，這是締約中的敏感問題。而鄧小平卻神態自若地回答，釣魚島及附屬島嶼的歸屬問題中國與日本有爭議，他表示：「這個問題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許下一代比我們更聰明些，會找到實際解決的方法。」

從此以後，不僅中國政府信守承諾，採克制態度，盡量以外交手段談判協商解決和日本的爭議，

避免衝突，也壓着民間保釣人士不去釣魚島，不衝撞底線。甚至自我設限，不組織漁民到釣魚島海域捕魚，不支持保釣人士到釣魚島海域宣誓主權，海監、漁政船也很少到釣魚島海域巡視。

但是，日本方面近年來從民間到政府，不遵守中日政府曾經的約定，不正視中國「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善良主張，變本加厲實際控制釣魚島，多次衝撞中國漁船和保釣船隻。今年，日本一手挑起釣魚島爭議更風雲突變。從年初日本官員叫囂駐軍釣魚島，到日本議員登上釣魚島；從日本人前往釣魚島祭奠二戰戰死者，到右翼分子到釣魚島海域搞垂釣比賽；從石原等人發動捐款購島鬧劇，到野田政府宣布「國有化」計劃，日本民間和政府雙管齊下，不斷衝撞中國的主權底線。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在俄羅斯海參崴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時在走廊相聚，中方向日方表明堅決反對「購島」的嚴正立場，日本政府依然我行我素。可以看出，這是日本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對中國的挑釁，從民間到政府，從地方到中央，不斷擴大事態。之後，日本政府還派出官員到北京聲稱交換意見，將侵佔中國領土的行為美化為「維護」，希望中方「理解」，這樣的強盜邏輯侮辱的是中國人智慧。

日本搞「國有化」鬧劇，就是要將佔領釣魚島的行為合法化、永久化。面對日本步步進逼，中國開始反制。國家海洋局在其網站公布了中國釣魚島及其部分附屬島嶼共71個地理坐標。同時，公布了國家海洋局海島監視監測系統中的部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位置圖、示意圖、立體效果圖等，以便社會公眾進一步了解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有關情況。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保東大使向聯合國秘書長

潘基文提交了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領海基線坐標表和海圖。

中國做好「擦槍走火」準備

釣魚島是中國領土，中國要對這一區域行使主權，方式之一就是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進行行政管理。而行政管轄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公布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標準地名和地理坐標，這是中國維護和行使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主權、行使行政管理權的具體方式和內容之一。中國雖在1996年宣布了大陸領海的部分基線和西沙群島的領海基線，但考慮到與周邊鄰國的關係，考慮到曾經承諾「擱置爭議」，一直尚未宣布釣魚島、南沙群島等爭議海域的領海基線。有些國家恰恰是以無法識別領海基線為藉口，肆意侵犯中國領海領空，掠奪中國海洋資源。今天，宣布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領海基線，宣布了中國對此地的行政管轄，也是告別「擱置爭議」的明確宣示。

除了公布了海基線，中國政府對日本所謂的「國有化」釣魚島也不會善罷甘休，6艘海監船前所未有的齊齊開入釣魚島海域攔截日軍。可以預期的是，中國海監船到釣魚島海域維權巡航不會止於這一次，中日兩國因此隨時都有可能「擦槍走火」，中國也做好了「擦槍走火」的準備。

連日來，中國的民衆在全國幾十個城市走上街頭，以民間的抗日怒火向政府施壓，要求中國政府採取更為強硬的反制措施。政府和民間同仇敵愾向日本政府的侵犯行為提出抗議，這類維護主權和尊嚴的行為還只是剛剛開始。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